

傳統的再生

钱文忠演讲集

傳統的再生

钱文忠演讲集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的再生：钱文忠演讲集 / 钱文忠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0.6

ISBN 978-7-80225-924-9

I. ①传… II. ①钱…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0735号

传统的再生：钱文忠演讲集

钱文忠 著

责任编辑：李梓若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杨美妮 申秀燕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16

印 张：12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0年6月第一版 2010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924-9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言：演讲的价值

老愚

演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奇异的现象，众多嘴皮高手，辗转大江南北，鼓舌作态，或传授所谓养生秘方，或兜售企业管理秘诀，或阐述发财进步之道。在活到老学到老的气氛下，再学习产业催生了一个庞杂的明星讲师群。大师横飞，但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成为师者，却未有明示。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业，惑，三者，孰为大？道也。

传道有二义：一曰明白人，知道世界运行之理，通达自在；二曰有德行之人，行状合乎规矩，乃坦荡荡真君子也。以此标准衡量，合格者几稀矣，故所见者多为传技之徒。道之不存，传技不免沦为贩卖机巧之勾当。

在国家影像主义的强力塑造下，粉墨登场者皆成明星学者，

并由此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粉丝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迷茫丛生的人们，在场感受肩负某种文化使命的人所营造的知识气场，身心浸润其间，享受一种滋润心灵的精神按摩，一股特别的气息，注入他们枯寂的心田里，生成支撑生命前行的力量。知识背景不同、人生趣味殊异的各色演讲者，被附加了一层中国文化守护者和传道者的光环，他们在此合二为一。本应由宗教完成的人生启蒙及安慰，转而由文化使者担当。借助这种气息相通的形式，造成一个个人文气场，确认，沟通，使孤单的个体找到组织，获得生命的鼓舞与力量。这一个个使者犹如蜜蜂。

没有个体温度的文化，是冰冷的文化，也只是书斋的摆设，激发人内心情感的文化一定是活的，能惠及社会人心的。

能担当起这个角色的人屈指可数，钱文忠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学者，这不单指其饱满俊朗的容貌，也不只指其渊博的学识，还包括其得体优雅的穿着，看似刻意的举止，总之，他浑身散发出一股久违了的名士气息。正是这股味

道，征服了难以计数的观众和读者。

他不是道德偶像，他也不屑于做那样一尊雕像。他相当机智地活着，享受着生命给予的全部恩惠，他也以自己的才能滋养更多的有缘人。在不经意间，他成了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他面前，嫉妒、厌恶等一切负面情绪难以发挥作用，因为他是钱文忠。

钱文忠善于表达精细的思维。他的演讲好听，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行者。那些出自兴趣的山水人文访寻，在增加阅历之外，对好多问题有了新的心得。特殊的贯通能力，使他能把许多事物糅合起来，并从中发觉新意。也由此造成他博大的气象。

与聆听者的沟通，也自然会造成新的话语与思想。

个人魅力，不是一个包装出来的东西，他是学养、趣味、一切生命气息的总和体。

谨以此为《传统的再生：钱文忠演讲集》序言。

目 录

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	001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三字经》?	029
“国学热”的呼吸与叹息	039
我读《大学》、《中庸》	051
墨子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065
玄奘与时代精神	075
鉴真东渡	085
留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113
近现代中国佛教和中国社会	121
中国传统中的商人与财富	135
新时代需要新慈善	147
我们的读书现状和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	153
作为长者和学者的季羨林先生	169

后记

钱文忠著译年表

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太原演讲

山西、太原的各位领导、前辈、朋友们：

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谨奉申维辰书记之命和雅意，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来到三晋大地。这是方意蕴深厚的土地，这是方悠久深沉的土地。每一个踏上这方土地的人，注定必须首先是一个学生。更何况，我自己在各方面，还都是一个后生晚辈呢？

再渊博的知识，在三晋大地上，都只能显得单薄；再精深的造诣，在三晋大地上，都只能显得浮浅。只要对中国文化略有所知，只要还谦卑地爱着中国文化，大概都会理解我的心情。因此，起码对我来讲，这绝对不是例行的客套。这不是一场报告，而是一场汇报。我真诚地期待着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请允许我用关于一本书和一段旅行的感受来开始这场汇报。

我喜欢买书、读书和藏书，我拥有一个大概有几万册书的私人图书室。前不久，我在书店里看到了由我国顶尖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大本《四至六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就是由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三位先生主编的。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也和我自己的专业范围相当接近，当然就赶紧买下。展卷一读，即刻被主编者的眼光和视野、高超的学术判断水平、对国内外最新研究情况的透彻了解，以及所收论文的高质量吸引住了，大为叹服。

山西近几年来，在北朝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真可以说是目共睹的。山西在这个领域内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何以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如此之大的成绩呢？不能不说，这是我心里的一个谜。这本书的《后记》告诉了我答案。

请允许我引用一段：“二〇〇三年，山西省委宣传部申维辰部长在文化兴省战略的指导下，根据山西的文化资源、科研队伍等情况，在全省成立了八个学术研究中心，这年秋冬之交，在山西大学正式成立了山西省北朝文化研究中心，旨在支持展开

对北朝社会的广泛研究。”

这本水平一流的书“就是依照山西省委宣传部推动北朝研究的意见，向多国有关学者征集的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这本书不是偶然出现的成果，背后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它本身也正是山西省委宣传部执行文化兴省战略的完美体现。因此，当我接到申书记亲自打来的电话时，自小生长在东海之滨的我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作为一名学者，是不可能对这样一位领导感到疏远的。

这也同时消解了我内心的另外一个谜团。前几年，作为对自己的奖励，我到山西旅行了一次。之所以不说“旅游”，乃是因为，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和欣赏的角度或许和一般的旅游者有所不同。我自己走了不少地方，瞻仰了夏县的司马光家祠和墓园、芮城的永乐宫、解州的关帝庙等，对这些文化古迹的保护水准都暗暗佩服。不是说保护的手段和措施有多么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诱惑人的误区），而是说，山西对这些古迹的保护处处洋溢着一种人文情怀，一种爱。在其他许多地区，这也不容易做到，或者说是没有做到的。现在，我也理解了，这一切都有“文化兴省”的战略作背景。

因此，我今天讲“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是带着一种感恩心情的。希望各位能够接受我对山西的这一份谢意，尽管微

薄，却是发自我的内心的。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我们平时所讲的“中国文化”，其实在很多时候都只不过是汉族文化而已，毫无疑问，这是不妥当的。在我看来，“汉族”这么一个明确的概念，恐怕是到了三世纪才形成的。而其他民族和汉文化的关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是非常迷人的。其他民族为汉文化的形成做出过很多重要贡献。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历史的事实，也是今天的现状。这个例子和北方民族有关。在今天的正式场合，起码男性的正装是西装，早一点是中山装，更早以前，或者说和中山装同时穿着的就是长袍加马褂了，而马褂就是受北方民族，特别是满族影响而来的。至于中国女性的国服，大概只能算是旗袍了，那就更不必说了。

另一个是一条成语，今天也在使用。这个例子和南方民族有关，但是，它就不像马褂、旗袍那样明显。这个成语就是“沐猴而冠”。大家一般是怎么理解这个成语的呢？古代伟大的中医学家李时珍是这样理解的，他在《本草纲目》里说：“猴好拭面如沐，故谓之‘沐’。”日本顶级的汉学大师诸桥辙次在《大汉和辞典》里的解释几乎和李时珍的完全一样。这两位够权威了吧？可惜，在这个成语的解释上，他们都是望文生义。实际上，在很多南方民族的语言里，表示猴子的字的发音就是“沐”，换

句话说，“沐”是个音译字。也就是说，“沐猴而冠”就是猴子戴帽子，和是否沐浴洗澡毫无关系。这个“沐猴”有时候还写成“母猴”，那也是和公母没有什么关系的。大家看，这是否很有趣呢？

至于汉文化和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也更加精彩。是的，汉族文化，或者不那么严格地说，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是大家早就熟悉的。然而，我在这里却想强调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由于非常独特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中国文化其实从遥远的古代开始，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极其丰富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很生动。但是，我们今天已经遗忘了。也可以说，很多原本是外来的文化早就默默地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怎样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一切呢，尤其是在很有限的时间之内？这实在是一个难题，我想还是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分语言和历史两条线索来讲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记录，是文化传授的主要工具，并且会反映和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有时候我们却完全感觉不到自己在说“外语”，这就可以揭示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历史则往往是一个

事件，比较丰满，比较生动，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过程。当然，讲语言的时候会牵涉到历史，讲历史的时候也会牵涉到语言，并不能截然判明。

先说语言。我主要依据季羨林先生、张永言先生、徐文堪先生的研究成果来谈，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可靠，是站得住脚的。当然也会加上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汉语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的。然而，汉语并不是“汉族”一个民族创造出来的，它的出现、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就是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地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语言中吸取词汇的过程。这些吸取来的词汇，就是“外来语”。这个过程由来已久。

一、远古和上古

上古时代的中原人已经和周边的其他民族频繁交往。实际上，所谓汉族人，就是由古代进入“中国”的越人、夷人、羌人以及出入中原地带的人融合而成的。因此，所谓“汉语”，原来就是一个混合体，是由古代的越语、夷语、羌语等融合而来的。所以，在先秦时代的“上古汉语”里就有不少外来语，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来看四个例子：

1. “牙”。上古汉语里有“齿”这个字，不分人、兽。而“牙”则是后来出现的，起初只是指某些动物的牙齿。根据学者的研究，“牙”就是随同华南的象牙一起输入的南亚语，原本主要是指象牙的。越南语里就叫nga。

2. “贝”。这个字是见于甲骨文的。可是，古代中国使用的贝的产地却远在台湾、南海、阿拉伯半岛甚至南非。这个字就是从南亚或者南岛语借入汉语的。泰语里就叫beer。

3. “蜜”。这个字在《韩非子》和《论衡》里可以见到，但这却是一个来源于印欧语的外来词，比如在龟兹语里就叫mit。梵语叫madhu，希腊语叫methu。

4. “巫”。考古发现了不少头顶上刻有“巫”的人像，有的是刻在青铜器上（一九七六年，甘肃灵台），有的还刻在蚌壳上（一九八〇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都有明显的高鼻、狭面、深目的白种人特征。这个字在古代中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也见于甲骨文。根据学者研究，这个“巫”很可能来自古代伊朗语的magus。

也许，大家会觉得匪夷所思！是的，这些外来词早就“归化”于汉语了，我们早就不认为它们是“外来户”了。

先秦的古籍里有很多词语是很难理解的。前面我们提到的“沐猴”就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和《吕氏春秋》。《吕氏春

秋》里还有一个怪词“西服寿靡”，类似发音的“胥靡”还见于《庄子》“胥靡登高而不惧”。这是什么意思呢？从汉语的角度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郭沫若曾经提出，这个字其实就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民族sumer！这下就可以解释通了。古代的苏美尔人是由东方迁徙到两河流域的，有一部分留在原地。留在原地的那部分的文化很早就反映到我们的汉语里了。

二、秦汉

秦汉，特别是西汉，尤其是张骞“凿空”出使西域以后，这方面的情况更加明朗化了，不再像远古和上古那样模糊。这个时期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就看下面三个：

1. “撑犁”。《史记·匈奴列传》：“匈奴谓天曰撑犁。”北方很多民族都用类似的发音来表示“天”，这一点清朝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当代一位著名蒙古族歌手的名字“腾格尔”就是“天”的意思。

2. “葡萄”。这是我们今天经常吃的水果，原产地不是中国，而是从古代西方传进的，至今新疆依然是著名的葡萄产地。这个字，原来有多种写法，固定写成“葡萄”大概是元朝以后的事情。这当然是个外来语，来源是古代的伊朗语。随着研

究的进一步深入，现在可以比较明确地说，“葡萄”来自古代伊朗语的分支大宛语的badaga。

3. “狮子”。这个字本来写成“师子”，过去学者们认为来源也是伊朗语，这是有道理的。不过，现在可以更加准确地说，它应该是来自吐火罗语的外来词，焉耆语叫sisak，龟兹语叫secake。

这个时期大量的外来国名、地名、人名进入了汉语，这些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南方的语言文字也大量进入了汉语。我们知道，在汉代的文献当中有两份用汉字记录的南方民族的语言资料。一份是《越人歌》，学者参考了泰语、壮侗语才理解了全文。另外一份是《白狼歌》，这是生活在今天四川西部的白狼部落的头领在东汉时期来到首都洛阳所作的三首颂歌，一共四十四句，长期以来无法释读。近来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成果，有学者发现，一百一十八个白狼本语中竟然有一百一十五个合乎缅文，因此，这首歌应该是古代缅语的作品！这难道不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吗？

三、中古时期

一般来讲，这一时期是指东汉到五代。这是中外文化交流

最为色彩斑斓的时期，也是一个高峰。

这个时期佛教的传入，特别是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项工作持续了一千多年，翻译大师辈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宋朝，这股浪潮才逐渐地消逝了。这里面牵涉到许多耗人心血的学术难题，我们在这里只能做最简单的介绍。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进入汉语的外来语，主要是来自梵语、巴利语和中亚的各种古代语言，其中很多早已灭绝，不再使用了。我在这里随便列举一些常用的：般若、菩提、南无、僧伽、阎罗、菩萨、罗汉、和尚、沙门、夜叉、袈裟、摩诃，等等。举出几百个例子，毫不费力。其中不少为了符合汉语的习惯缩略了，于是就更像汉语了。比如，僧伽——僧，磨罗——魔，塔婆——塔，劫波——劫，禅那——禅，钵多罗——钵。然后还由此产生不少复合词，外来的面目就更加难以辨认了：高僧、恶魔、魔鬼、宝塔、浩劫、劫难、禅师、衣钵，等等。同时，随着佛典的翻译，还出现了大量的“新词”：世界、法宝、天堂、地狱、信心、因果、变相、真理、圆满、平等、慈悲、烦恼、方便、庄严、报应，这些难道不是经常见于报纸文章，时常挂在我们嘴边的吗？有谁还能意识到它们原来是“外语”呢？

下面，我再举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